

湖南一考生高考4门课程故意考零分

6月26日,高考出分的日子,考生们都在焦虑中盼来了这一天。浏阳三中19岁的考生陈圣章却和往常一样骑着摩托车到处推销保险,他的成绩没有任何悬念:今年高考,他4门挂零。

陈皮肤黝黑,常在太阳下暴晒的样子,看不出中学生的稚气。

一见到记者,陈就说,他是一个很偏激的人,并且加了一句:“刚见我的人都觉得我不安全,因为我看上去有点像混混。”

每讲完一句话,他总用食指狠狠地往下一指,带几分挑衅的语气说:“你认为呢?”



陈圣章和母亲

【对话】

我知道考零分是自毁前途

记者:什么时候萌生考零分的念头?

陈圣章:今年4月,我是体育生,训练受伤,考不了大学,我就回家了。

记者:如果没有受伤,你会怎么样?

陈圣章:应该能上怀化的一所学校,我们学校有很多人那里读书。

记者:反正考不上了,破罐子破摔,与其辛苦做题,不如考个零分轻松。能这样理解吗?

陈圣章:零分和随便考几分是不一样的。考零分意味着自毁前途,还可能成为别人的谈资、笑料。家里人劝我,只要不考零分,什么事都可以答应我,学校老师也劝过我。我心里一直有很多想法,受伤只是让这些想法爆发的一个导火索。

总有很多问题困扰着我

记者:什么样的想法呢?

陈圣章:我不喜欢学校里的应试教育,一直有厌学情绪。我坐在教室里总是不停地想:这样死记硬背的学习对我来说到底有什么用,我在浪费时间吗?高考是不是最好的选拔人才方式?高考是不是可以改革?应试教育压制了学生的创新思维,一个被束缚了个性和创新思想的民族它有生命力吗?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我。

记者:考零分能解决这些问题吗?

陈圣章:每一个学生需要为高考制度付出十几年时间,值吗?强烈的历史使命感驱使我这么做,我要以这种最激烈的方式表达我对应试教育,对高考的强烈抗议!

我希望能做一些科技发明

记者:你很喜欢做一些创新的事情吗?

陈圣章:是的,我有很多创新的想法。上初中时,参加科技比赛,我设计了花炮灭火装置,图纸都画好了,但没做

成。老师说,好好学习,上高中就能做成了,于是我非常努力地学习。结果在高中,我还是做不成。我曾经写过三封信给校领导,希望能做一些科技发明,都没有结果。

记者:为什么非要依赖学校,你可以自己做发明创造,而且不少学生靠发明创造被保送上大学了。

陈圣章:我觉得需要学校老师的帮助,搞发明要有技术和设备支持的,有时候还要资金。我也需要一个氛围,因为我是一个自我约束能力很差的人。

我大学四年混出来也是垃圾

记者:你对大学向往吗?

陈圣章:不向往。我经常在报纸上看到大学生逃课、抽烟喝酒、打架的新闻,甚至有一个大学还规定一个星期不逃课,奖励20元。太荒唐了!还有什么女大学生被包养之类的,这就是高考选拔出来的人才!一堆垃圾!像我这样自制力不好的人,花父母几万块

钱,混四年出来也是垃圾。

记者:你喜欢看什么书?

陈圣章:我喜欢看报纸,看一些杂文,其他书看得比较少,还喜欢看电视新闻和访谈类节目。

【家庭】

考零分让家人觉得难堪

陈圣章家在浏阳市关口街道的一个村子里,两个姐姐,他是超生的儿子,父母都在工厂里打工。“调皮,又犟,小时候没少挨过打,不过也很懂事”,母亲黄韶华说,陈七岁就开始帮家插禾,打农药,暑假还去花炮厂打零工,能赚到1000多。午饭时,陈帮母亲舀汤、倒茶的样子非常乖。

“这孩子聪明,小学、初中成绩一直很好,年年都拿奖。”

“奖状有几张,但没年年啦。”

家里之前对陈圣章抱很大期望。

“考上大学也不能怎么样?”

“大学不行,可以读研究

生嘛!只要读书家里都会支持你的!”

陈圣章讲话时,母亲咬着下嘴唇一直盯着比自己高出许多的儿子。黄韶华只有初中文化,儿子动不动就蹦出的一些成语和道理,她理解起来一定非常费力。陈圣章对母亲的话不认同时,会夸张地把头扭到一边,打断母亲:“你并不了解我,你们都是一些墨守成规的人。”

“和他父亲年轻时脾气很像。”

“我觉得他有点懦弱。我和他不一样!”

陈圣章考零分的做法让家人觉得难堪:“太丢脸了!”全家人轮流劝、骂都没有一点效果,远在外地打工的姐姐,一个月打了几百块钱长途,恳求他随便考几分,就花钱送他去读喜欢的软件学校,也没能打动他。家里人还曾经打算托人安排陈到电力局工作,但被他一口回绝:“不到20岁就被束缚在一个稳定的地方,怎么体现我的价值?”

“要被他气死了!”

“我现在正是闯的年龄。”

“闯?”

“你怎么知道我闯不出来?”

“看吧!”

家人认为不知道赚钱辛苦,陈圣章才会有这些不切实际的想法,决定今后所有费用都由他自己赚。4月份离校后,陈圣章没跟父母商量,把旧摩托车卖掉,找姐姐要了2000块,换了一辆更好的,骑着它先是帮药厂推销药品,现在每天推销保险。

他给自己定的目标是第一个半年赚6000块钱。

【好友】

我觉得他是个很好的人

李明,17岁,体育生,最早知道陈圣章考零分的打算。和好朋友在一起时,陈显露出

孩子气的顽皮,做着各种各样的怪表情。

记者:你对这件事怎么看?

李明:考零分不是什么光荣的事,弄大了,对他只有坏处没好处,我替他不值。可对于一个有问题的东西,总要有人做点什么表达不满吧。但由一个学生来抗议高考,我觉得力量太微弱了。

记者:他是个什么样的人?

李明:老师说他是一个不用炸就能出油的老油条。他看上去确实那个样子,不过这是表面,我觉得他是很好的人,至少我相信我碰到再大的困难他都会帮我。

记者:你们平时聊什么?

李明:理想啊。对一些黑暗、腐败的事情不满啊,他想法很多,他说要开发软件,消除腐败,他还说要把海水变成淡水。这些理想太天真了,大家都笑他是傻子。

记者:他在学校表现怎样?

李明:有时候喜欢替别人出头,有时候爱管闲事。

陈圣章:我还劝人家不要早恋!

李明:傻里傻气的!

陈圣章:但我很少违纪!

李明:是啊,不违小纪,喜欢闯大祸。我们学校锅炉房的龙头坏了几个,学生打开水要帮老长的队,老师专用的龙头不准学生接,他偏要去接。和锅炉房的人闹起来,还闹到学校领导那里去了。没想到,结果是坏的龙头修好了,供开水的时间也延长了,有人开玩笑说他们给我们谋福利了。

陈圣章:我们老师不让听MP3,有一次要收缴,我偏不给,学累了听听音乐有什么错。最后老师也妥协了,要我们控制时间。对一些不合理的事情管不顾,它还不永远是老样子啊。

据《潇湘晨报》

三轮车夫被交警扣车后浇汽油自焚

43岁的河南人陈红军,每天蹬着载客三轮车,穿梭在广州天河区东圃的小街小巷,要有足够的胆子,才敢出现在大马路上,他已经被扣了两辆车。

5月21日,他在中山大道上又被交警逮了个正着,第三辆车面临被扣。陈红军冲动之下,给自己浇上汽油,打着了打火机……

第三辆车被扣,他失去理智

5月21日9时许,陈红军穿着大裤头、蓝褂子,照例推车出门。今天运气不错,刚到269路车总站,一名女子上了车,4元钱,去龙怡苑,只有不到10分钟的车程。

他的车从东圃大马路出来,刚拐上中山大道,就遇到了交警。目击者郭先生当时跟在后面,他看到两名交警示意前面的三轮车停下,但三轮车没有理会,直接冲了过去。上了中山大道后,贴着内车道开着。

见三轮车不停,两名交警骑上一辆警用摩托车开始追赶。陈红军往前不到200米,就在环城高速桥下被交警追上。多名目击者证实,当时陈红军还坐在三轮车上,并没有停车的意思。为让其停车,一名交警挥拳打在陈红军头上。

当时有5名清洁工在该路段作业,他们都看到了事情经过,其中3人被东圃派出所带走做了笔录。据这些清洁工

称,确实看到了交警打人,两个警察都动了手,一个打在头上,一个打在脸上。陈红军的嘴角被打出血。

陈红军却否认警察之前拦过他。他说自己快到环城高速桥底时,看到一个脸形微胖的交警骑着摩托车迎面逆行过来。“靓女,下车吧,前面有警察”,车上的女子被催促下车。

交警果然拦住了他。“我说放了我吧,求求你了,下次我不做这生意了”,陈红军至今记得自己讨饶的话。但交警执意要扣车,两人各抓一个三轮车的把手争夺起来。

这名交警掏出对讲机,另有两名警察很快赶到。“一个刚来的警察叫我放手,我不放,他一脚踢在我屁股上”,陈红军倒在地上。几名交警要把三轮车推到路边,陈红军干脆坐进三轮车的后座里。警察无奈,只能推着他朝右往路边靠。

“我越想越气,我想凭力气挣点钱,有什么不对”,陈红军动怒了。这次被交警逮到的,已经是他买的第三辆车。

收入可观,他选择踩车

陈红军是河南省商丘市睢县罗鲁村人。蹬三轮之前,他的经历颇为曲折。用老乡的话说:他自幼就是一个苦孩子,父亲早逝,母亲改嫁。抚养自己的爷爷随后离世,现在,85岁的奶奶是他唯一的亲人。

小学三年级开始,陈红军在餐馆打过工,在石棉矿卖过

力气,为此还被石头砸去了左手半个小拇指。1983年起,他又在煤窑里挖了8年煤。直到1991年,他因斗殴致一死一伤,被判入狱14年。

“狱警对我的教育很大,我告诉自己,一定不能做对不起良心的事”,陈红军说,当时很多以前的朋友来找他,让他去做违法的事,但他都拒绝了。

于2002年被提前释放的陈红军,随后在北京的工地做起了小工,并在这里认识了西安女子赵麦绒,两人谈起了恋爱。

2005年4月,41岁的陈红军第一次南下广州。

最初是送煤气,管吃不管住,一个月600元。他嫌收入低,又开始送水。但一年后,他变得爬高楼时腿直打颤。去天河区红十字会医院一检查,早年下煤窑的风湿病愈加严重了,腿开始变形。

去年10月,为迎接次年的大范围禁摩,广州开始进入禁摩过渡期。陈红军发现,越来越多的老手蹬起了三轮车。这种交通工具在城乡接合部很受欢迎。工作自由,是很多三轮车夫干这行的原因,而且每天可以保证收入四五十元。

陈红军买了第一辆三轮车,800元,当天就拿到了车。

这种载客三轮车,至今还在警方收缴的范围内。没过多久,陈红军的第一辆车就在天河广场被交警查获收走。他试图以50元钱把车赎回,但没成功。

今年清明节,陈红军在黄

村又遇上了交警。这是一次规模较大的检查,他的第二辆车理所当然地又被收缴。“老乡们都知道这事,他每次丢了车都找老乡借钱重新买一辆”,一名与陈红军同乡的老乡说。他的第三辆车买了才一个多月,又陷入了险境。

他朝身上浇上汽油点燃

5月21日上午10时的中山大道,路边已经聚集了很多围观者。出乎大家的意料,陈红军突然从三轮车的座位下面掏出一个大可乐瓶。“那里面装着透明的液体,我一开始还以为是水”,目击者郭先生说。

陈红军的三轮车被做了改进,因为风湿病严重,蹬三轮车渐渐吃力,车上加装了一个马达。可乐瓶里装着的是给马达“喝”的汽油,当时还剩半瓶。

陈红军拧开瓶子,先喝了一口,然后将剩下的汽油全部倒在了身上。

浑身湿透的陈红军依然坐在三轮车上,他毫不含糊地掏出一个打火机,连打了五六下,都没有点燃。“我没偷没抢没犯法,凭什么扣我的车,我连自己的女人都养不了了,活着也没意思了”,他如此描述当时的心理。

一名交警见状,急忙上前夺打火机,并叫着:不要点!但为时已晚,打火机点着了。

陈红军还没来得及把火苗凑近自己,火焰就顺着他粘满汽油的右手,朝身上蔓延。他从三轮车上跳下来,又朝路

中间跑去。有目击者说,他当时跑向警察,想把打他的警察抱在一起,几名警察只好跑开。但陈红军说,他没有想去抱警察,跑向路中间只是不希望烧到路边的围观者。

10多秒钟后,陈红军说他自己把着火的衣服脱了下来,此时,裤子已经被烧焦。他随后倒在地上。4名交警赶紧上前,为他解开皮带,把他脱了个精光。

一辆警用面包车和东圃派出所的警察随后赶到,将陈红军送到了天河区红十字会医院。但因伤势严重,他随后被转往以烧伤科闻名的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。

医生表示,陈红军全身烧伤面积达70%,除面部和双脚外,伤势波及了他的全身,程度为深二度到三度,属特别严重的烧伤。

他躺在出租屋踩不了车了

“等好起来,还是要干活,不干活没饭吃。”

现在的陈红军,躺在七八平米的简陋出租房里,由于烧伤不能着衣,他身上只搭了一条薄薄的被单遮体。事发当天,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有烧伤科医生表示,陈红军的医疗费用预计要10多万元,警方已同意支付这笔费用。

据陈的女友赵麦绒称,事发当晚9时许,一个电话打到了她的手机上,对方是个男音,说了句:这事不要跟别人说,你们的医疗费用我们会想

办法出。陈红军住院期间,每天都有便衣警察和治安员在医院照看。

6月中旬,经过一个月的治疗后,陈红军被通知出院。医院拿出一份立欠申请书,让陈红军签字,上面写着“共欠x元,由x年x月x日起,按月交还,x个月内全部交清。”“这不是要我们自己出钱么”,赵麦绒急了,找到了天河交警一大队。一名保安把她拦在门外,几分钟后,他传话出来:这事领导正在协商。

“我们就是当事人,他们在跟谁协商呢?”赵麦绒哭笑不得。

6月22日,护士突然告诉赵麦绒,陈红军的出院手续已经办妥。现在,陈红军的双手还在化脓,只好找小诊所的医生来输些消炎针水。“在家的第一天,就花了80元药费”,陈红军心疼地说。

一名老乡说,陈红军给三轮车装马达,是希望车子能跑快点,多赚些钱。“因为还要靠三轮车赚钱,为自己和女友的将来打算。”陈红军说,自己被查车时,想着自己一个男人连女朋友都养不了,所以很沮丧。

陈红军烧伤后,女友赵麦绒辞去了造纸厂的工作,专心照顾他。现在,她说马上又要去找工作,因为家里没人赚钱不行。陈红军也说:“等好起来,还是要干活,不干活没饭吃。”

据《南方都市报》